

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

刘祖慈



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

刘祖慈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3.89 插页 4 字数 60,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册

书号：10100·613 定价：0.42 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刘祖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生于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

初中毕业后，入中等医科学校学习，当过多年城市和乡村医生。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发表诗作。一九七三年冬弃医从文，在《安徽文学》担任编辑。一九七九年九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也写散文、报告文学等。出版过诗集《年轮》。

《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一诗，在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评奖中获奖。

目 录

广 场

广场上的黎明	1
广场	1
父亲和儿子	2
写在《革命诗抄》扉页上	3
黎明	3
我等待过风暴的喧响	5
清明	6
悼念	8
一九七五年，清明	10
历史是人民写的	14
唱给我的祖国	17

海 上

我要到海上去	21
沙洲·礁岩	22
神秘果	24
分界岭	26

船形屋	29
崂山小景	30
海边拾石	32
多情的海	33
呵，青岛	34

思 索

请借给我一台天文望远镜	37
月亮	39
金星	40
雨后	41
落日的幻想	42
秋晚	43
鸽子	44
扶桑花开了	46
我向往大海	48
净瓶山幻想	50
桂林四月	51
漓江薄暮	52
母亲，当你	53
思索	55
豆子熟了	57

山地的雪天	59
海平线	61
大潮	63
车前草	65
小酒店	67
怀友人	69
祝愿有小艇向您驶来	70

幼林

幼林之歌	73
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臂歌唱	82
我们是大运河的子孙	90
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	94
县委书记轶事	98
黄山，风雨后的黎明	104
银杏(之一)	106
银杏(之二)	108
汽车城的早晨	110
龙湾湖	112
向日葵	114
松花石砚	115
月夜，松花江	116

松花湖	118
告别松花江	120
故乡柳	122
雨忆	125
哦，少女	127

广场上的黎明

广 场

头枕古老的都门，
脚抵坦荡的街衢，
拥抱你的，
是祖国苍茫的大地。
昨夜狰狞的喧嚣，
已经永远消逝；
只有青年的呐喊，
还呼啸在人民的心底……

困苦、挫折和损失，
曾经比万架大山还要沉重；
但革命又双手支撑着大地，
从血泪中昂然站起！
只是那殷红殷红的血，

经过岁月的风霜雪雨，
磨洗得更加清晰，
象朝霞，象晨曦……

父亲和儿子

“五四”是父亲，
“四五”是他初生的骄子。
他拥抱他走过天安门广场，
他手捧他踏上英雄碑阶石，
他向死难的先烈鞠躬致敬，
他朝祖国的大地膜拜顶礼，
我看见他的眼里滚动着泪光，
我听见他耸动肩头啜啜啜泣……

他在回想那光荣的岁月，
他在怀念那伟大的旗帜。
他呵，他能说些什么呢？
一九七六年的此时此地……
一切的一切，都仿佛是一场梦幻，
一切的一切，又都是严峻的现实。
然而，在他们的瞳仁中，
我分明看见：拂动着鲜红的晨曦！

写在《革命诗抄》扉页上

它是火焰！

它把我们的心灵点燃！

沸腾于人民心头的血液，

是真正的时代巨澜！

它是惊雷！

它把我们的未来召唤！

让太阳金色的手指，

舒展开我们愁锁的眉眼！

它是旗帜！

它阔笑于祖国的高山大川！

谁敢拿人民开玩笑，

人民就把它的筵席掀翻！

它是号角！

它飞越时间和空间！

马列主义是真理，不是教义，

人民不需要“唱诗班”！

黎 明

最后一个沉闷的雨夜已经过去，

最后一块滞重的阴霾已经散开，
今天，一大早，
我从叫天子的啼啭中醒来。
雷声和电光，
仍闪留在我心上；
而金色的阳光，
正抚动我的眼帘和血脉……

我给孩子穿上新衣，
鲜花映红了他的双腮！
我给爱人绾上花绦，
车笛在召唤她的心怀！
而我哩——
我要写真正的诗，
献给养育我的土地，
献给一个崭新的时代！

1978年6月

我等待过风暴的喧响

头顶的星辰一颗颗接着陨落，
脚下的大地一阵阵还在摇晃，
我们的心，被魔鬼们啃碎了，
眼窝里再也没有泪水流淌……
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般困苦，
我们从来没遭受今天这样重创。
到底还要我们经受多少磨难呢？
一九七六年，我曾经这样想……

多少揪心的、揪心的思考啊，
多少悲愤的、悲愤的诗章！
多少难耐的、难耐的沉默呵，
多少坚定的、坚定的信仰！
呵，我听见天边隐隐的雷声……
呵，我看云中闪闪的电光……
于是，我心中同时感到充实和慰藉，
一九七六年，我等待过风暴的喧响！

1978年6月

清明

——一九七六年

弓在弦上跳动，泪在脸上流淌，
哀思如潮，在中国的土地上激荡。
愤，憋满了胸膛；恨，震响了琴箱，
真理之火，把我们的血烧得沸沸扬扬。
呵！有多少话，我们想说还不能说！
呵！有多少话，我们要讲终必须讲！
长歌当哭吧！号啕为歌吧！
中国啊中国，肃立在英雄纪念碑旁！

纷飞的细雨啊，冥漠的上苍……
寥廓的山川啊，浩渺的海洋……
青松在凛冽的寒风中吹折了巨干，
白花在祖国的心脏从沉默中开放。
人民就是精卫，衔石能填平大海！

人民就是共工①，要撞断不周山山梁！
这就是中国的后代！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透过朦胧的泪眼，我看到了太阳！

1978年为一幅画而作

① 关于共工的传说很多。我取毛主席说的：共工是胜利的英雄。

悼 念

十年了，十年了，整整十年过去了，
你的骨灰安放仪式这么迟才举行。
这十年，你的灵魂在哪里漂泊？
在那些刮风的暗夜、落雨的黄昏？
你可去看过你的枫树浓荫里的山村，
探望那些亲手把你交给革命的乡亲？
你可去看一看你当年闹暴动的集中营，
牢门上至今还收留着你猛砍的斧痕？

你可到你浴血夺取的城池里徘徊，
霁月光风下拾回你当年撒下的诗韵？
你可到你蹲点的工地上谛听过机器的轰鸣？
引进设备的合同上至今还签着你的姓名！
呵，这一切仿佛已经非常非常遥远，
想起来就象是云雾中朦胧的星辰！
但是，这一切又确是镂刻在我们心上，

分明是发生在昨天深夜的梦境……

谁能想到：棍棒、“喷气式”和无休止的审讯，
全都从阴沟里钻出来，冒充“革命”！
呵，公开的敌人没能损伤你一根毫毛，
阴谋家的毒手却把你推下陷阱……
你倒下了，倒下了，终于倒下了，
象一株大树，遭到虫豸的欺凌。
但是，你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
你用血，洗亮了我们的眼睛！

你是党的儿子！你是祖国的儿子！
人民，到处在呼唤你的英名——
在黄河之源，长江之尾，漠漠山林，
那是母亲在为你招魂，一声又一声……
今天，你可以闭上悲愤的双眼了，
镰刀和锤头的旗覆盖着你的胸襟！
然而，捧起你骨灰盒的后死者我们，
难道不应该想一想，这杯难咽的苦酒是怎样酿成？

1978年10月

一九七五年，清明

——写在张志新烈士灵前

一九七五年，清明，
我当然无从知道：
这一桩冤案的无限憾恨。
但老天，你是知道的！
热泪倾盆，湿透天下袍襟。

一九七五年，清明，
我当然无从知道：
游动着刚直不屈的冤魂。
但老天，你是知道的！
满腔悲愤，化作滚滚雷霆。

再简单不过的，
是用一颗炽熔的铅弹，